

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贺绍俊 刘起林 / 主编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 小说研究

杨学民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贺绍俊 刘起林 / 主编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 小说研究

杨学民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杨学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贺绍俊,刘起林主编)

ISBN 978-7-01-018727-3

I. ①汪…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392 号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

WANGZENGQI JI LIXIAHEPAI XIAOSHUO YANJIU

杨学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30 千字

ISBN 978-7-01-018727-3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

总序

文学创作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性，是中外文学上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现象。即以 20 世纪中国文学而论，从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和“京派”，到当代文学史上的“山药蛋派”与“荷花淀派”，都是基于地方色彩和地域性而形成、归纳出来的。地域性之所以受到文学研究的重视，是因为地域性带给文学异质化的东西。而这种异质化是由地域之间的阻隔所造就的，但全球化正在抹平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往文学创作比较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性逐渐淡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地域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弱化呢？事实并非如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由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化，而且大大加快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但恰恰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中国文学创作的地方色彩和地域性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主观方面看，不少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热心采取措施来打造和推出本地文学“品牌”，众多作家也热衷于开掘地域色彩鲜明的边缘性叙事与文化资源；从客观方面看，全国各地确实不断地涌现出水平高下不一的地域性作家群体，某些文化特色鲜明的地域还形成了开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优秀作品群；在文学研究领域，甚至某些长时期内自然形成的地域性创作现象，也得到了研究者努力的归纳与指认。这说明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地域性完全超越了自然地理因素，而成为一种由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和历史文化以及自然地理综合作用下的文学现象，使得中国文学从 20 世纪迈向 21 世纪的跨世纪历程中，表现出层次与内

涵均相当丰富的地缘性特征和地域文化色彩。因此，跨世纪地域文学的研究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言说空间。

对于跨世纪地域文学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就有不少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方面的选题；各省市的地方性科研项目中，研究本地文学与文化的选题就更为丰富多彩了；还有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也纷纷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各地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于本地文学的同步研究与评介，则因其现实功用性而表现出更为鲜明、直接的地域色彩。诸如此类的众多事实表明，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待深入开发的学术成果富矿。

这种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状况，也应得到学术出版层面的高度重视。但事实上，虽然零散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不时引人注目地出现，从全国性视野出发，成规模、成系统地整体推出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成果的工作，却尚未富有力度地展开。有鉴于此，我们策划、主编了这套“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计划以学术专著为出版范围，采用开放式、不定期的出版形式，来坚持不懈地积累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具体说来，本丛书计划从以下三个层面出发，来展开出版的格局：

一，行政地理层面：这个层面致力于选择文学创作成就和影响巨大的省份，组织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按照文学界约定俗成的做法，以“文学某军”的概念统一规范书名予以出版。例如“文学湘军”、“文学鄂军”、“文学豫军”、“文学陕军”、“文学鲁军”、“文学晋军”、“文学桂军”，等等。

二，文化地理层面：这个层面侧重于遴选和出版以文化为视角划定地域文学研究范围的优秀学术著作。例如西部文化与文学、藏地文化与文学、岭南文化与文学、黑土地文化与东北文学、蒙古族文化与内蒙古文学、湘楚文化与湖南文学、三秦文化与陕西文学、维吾尔文化与新疆文学，等等。

三，特殊区域层面：这个层面则着重遴选和出版以某一特殊区域的当代文学创作为研究范围的优秀学术著作，比如鄂伦春文学、北大荒文学、西海固文学、里下河文学、康巴作家群，等等。



在我们看来,“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这项出版工作,至少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可以从时代文化语境的特征出发,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框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迥然不同于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审美格局和精神风貌,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余年间的文学创作,却以社会文化的转型状态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为基础,表现出高度的内在统一性。与这种状况相呼应,学术界也出现了某些将90年代以来的文学纳入同一视野中进行研究的论著。不过总的看来,出版界已有的各种当代文学研究丛书,或者笼而统之地涵盖整个新时期以来30年的时间范围,或者按照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的时间自然推移方式,以10年为时间段进行规划。这种种类型的选题策划,都显示出可以进一步提高学术文化含量的余地。我们以“跨世纪文学”命名本丛书,则是希望以一个符合文学创作本身状况与特征的学术界定,来建构一种新型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框架。

其次,可以从空间的维度出发,绘制出一幅跨世纪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版图。学术研究的空间维度,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在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从古代文学史到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以“文学地图”为切入口建构考察视野和论述框架的著作均有出现。“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从“行政地理”、“文化地理”和“特殊区域”等方面入手形成出版格局,根本意图也是要从空间的视角出发,来别开生面地、富有立体感地绘制出一幅中国跨世纪文学的学术版图。

再次,可以在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相互融通的视野,搭建起一座当代文学学术著作的出版桥梁。“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思路中,包含着两个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学术目标,一是富有历史感和学理性地考察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的文学创作事实,进行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积累;二是以专业化的学术成果深度介入当今中国的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引导、规范和推动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文学评论与学术研究内在融通的特征,显而易见

地存在于这种出版思路之中。

基于跨世纪时期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双重发展态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种兼具文学评论敏锐性和学术研究厚重度的优秀学术著作，必将不断地涌现和加盟“跨世纪地域文学研究丛书”，本丛书也将因此而显示出越来越厚重的文学和学术意义。

贺绍俊 刘起林

2017年2月

目录

绪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审美风貌 / 001

第一节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表层结构 004

第二节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深层结构 010

第一章 地域文化与里下河派的小说创作 / 028

第一节 里下河派小说的方言土语及其修辞意义 029

第二节 里下河派小说的风俗画及其审美建构 045

第三节 作为小说修辞的里下河风景 061

第二章 汪曾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旗帜 / 074

第一节 汪曾祺小说理论散论 081

第二节 汪曾祺的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理论 096

第三节 汪曾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形象 110

第四节 汪曾祺小说的文体特征 122

第五节 汪曾祺小说的“空白”艺术 128

第三章 里下河派寓外作家的乡愁 / 136

第一节 水意象与曹文轩的小说创作 138

第二节 毕飞宇小说的反讽修辞 151

第三节 隐喻思维与毕飞宇的小说创作 163

第四节 鲁敏小说的乌托邦及其意义 177

第五节 鲁敏小说乌托邦的审美建构 188

第四章 里下河派在地作家的大地之歌 / 203

第一节 刘仁前长篇小说《香河》：民间立场的得与失 203

第二节 刘春龙长篇小说《垛上》：人的成长与规训 217

结语：里下河派小说的意义和局限 / 226

第一节 里下河派小说的意义 226

第二节 里下河派小说创作的局限 239

附录 本书专题论述的里下河派作家简介 / 243

主要参考文献 / 251

后 记 / 255

绪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审美风貌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而是江苏省中部的一碟形平原洼地。它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俗称下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其跨越的行政区域包括现在的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和南通5市的宝应县、高邮市、建湖县、东台市、盐都区、兴化市、海安县等10余个县市区。里下河地区河道纵横，水草丰美，人杰地灵，文风昌盛，养育了施耐庵、秦少游、刘熙载、王念孙、汪曾祺等历史文化名人。“泰州学派”、“扬州八怪”根植于此，驰名于外，在里下河文脉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迹。里下河不只是一个地理区域，也是独特的一个文化地理板块，属于汉风吴韵的交错地带。本书所谓的里下河主要是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来使用的，里下河文化养育了里下河文学流派。

著名作家汪曾祺（1920—1997）生于高邮，早年师承于沈从文，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为京派殿军。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淡出文坛。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代巨变，他又重操旧业，写起了小说。1980年，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其独特的风格引人瞩目。紧接着发表了《异秉》《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佳作名篇。《受戒》和《大淖记事》连获1980年度和1982年度“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又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时间，汪曾祺名扬天下，褒扬者多，追随者众。

1981年10月，受高邮有关方面邀请，汪曾祺从北京回到故里，逗留一月有余。他访亲问友，为干部、师生、文学爱好者作文学报告，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汪曾祺的归来在故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文学创作和活动泽被乡里深远。

汪曾祺是家乡的自豪和骄傲，也成为许多文学青年追慕的对象。里下河派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王干曾回忆过这段往事：

1981年秋天，阔别家乡40年的汪曾祺回乡了，当时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崇拜的汪曾祺要作学术报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腾，从早晨六点到高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儿，汪曾祺来了，我远远觉得他满面红光，精神劲儿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谈自己的小说，也谈鲁迅，也谈沈从文、孙犁，也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他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文学外部的东西，而都是关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些人在谈论文学以外的内容时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是泛泛一带而过，而汪曾祺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昧。二十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站到高山之巅，领略到了无限风光。我当时几乎把他讲的话全部“吃”到肚子里，我像一块海绵吸足了水分。从百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能够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也是因为与汪曾祺的不解之缘。1982年，我们看到《北京文学》上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鉴赏家》，爱不释手，后来我和同学费振钟、陆晓声合写了一篇万字评论，比小说还要长，后来索性扩展开去，写成了《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投给当时的《文学评论》，没想到这家权威的刊物居然准备录用。我们有些

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评论》地位太高了，也太难发文章了。迄今为止，《文学评论》依然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而在八十年代则绝对是“No.1”。尽管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篇文章发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五期上，但它树立了我们在文学上的信心，尤其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文学评论的前沿地带。确立了主攻方向，自那开始，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现在。虽然汪曾祺并没有直接把我带上文学评论的路，但因为阅读他的作品，提高了我们的文学鉴赏力，从此作为文学评论的一个基本的参照，自然是一个比较高的起点。^①

里下河的文学青年能够聆听到汪曾祺文学报告的不多，但许多人却像王干一样，喜欢、热爱、追捧汪曾祺，阅读他的作品，汲取文学营养，奉他为师。一石激起千层浪。汪曾祺激发了家乡的文学创作激情，唤醒了人们对诗意乡土的自豪和自觉书写，让原本昌盛的里下河文风有了一个焦点和灯塔。里下河悠悠文脉再一次聚涓成流，汇流成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20世纪80年代以降，一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或在此学习、工作过的作家，相继登上文坛，逐渐形成了一个在文学题材、风格、审美趣味、文学精神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家群体，主要包括：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鲁敏、刘仁前、庞余亮、顾坚、朱辉、李有干、曹文芳、刘春龙、罗望子、顾维萍等小说作家，沙白、子川、小海、庞余亮、沈浩波等诗人以及叶橹、夏英勇、丁帆、费振钟、吴义勤、王干、汪政、晓华、王尧、陆建华、贾梦玮、何平等散文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代表性作品有：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毕飞宇的《平原》《玉米》、鲁敏的《思无邪》、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三部长篇小说）、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庞余亮的《薄荷》、曹文轩的《草房子》、罗望子的《暧昧》、沈光宇的《水性杨花》、顾维萍的《水香》、谷怀（钱国怀）

^① 王干：《汪曾祺与生活》，段春娟、张秋红编：《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210页。

的《南瓜花》、夏坚勇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沙白的诗集《独享寂寞》等。他们的创作实绩有目共睹，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支文学劲旅，风格独特，影响日隆，我们可以称为里下河文学流派。

第一节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表层结构

著名学者朱德发从结构主义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中国新文学流派无不是富有创造意识的作家群在以语言为媒介的‘传达信息的符号体系’的诱发下，对人生哲学、思想意识、文学观念、美学理想、审美情趣、创作原则、艺术风格等有了趋同感而凝成的审美文化精神结构。从整体上审视，新文学流派既有表层结构又有深层结构，如果说表层结构是能看得见的有形的物质形式，那么深层结构则是内蕴丰富深邃的精神结构，是文学流派的本质、价值及生命力所在。”^①结构主义关注的重心是各种现象的内部元素的关系和运作机制，善于从空间视角考察分析对象的结构架构和内部关系。对于里下河派这类新兴起的文学流派而言，我们不能只是关注结构本身，而有必要同时关注流派形成发展的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握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是在文学史长河中生成和积聚成型的，仿佛大河中的一朵浪花，是各种力量的因缘际会。通常所说的文学流派的表层结构主要是流派成员之间的显性交流和共同活动，包括人际交往、共同参与的文学出版活动，文学作品的互相品评和认同以及文学研讨活动等。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大体也是这些结构因素汇聚的过程。

^① 朱德发：《中国新文学流派结构论》，《菏泽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从人际交往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成员聚集是以汪曾祺为核心的，家乡的文学青年在与他的交往中，处事方式、人文气质、艺术思维、文学趣味等日趋接近。在里下河派作家中与汪曾祺交往最多的是陆建华和王干。他们是汪曾祺的“粉丝”，也是汪曾祺研究专家，是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爱好者沟通的桥梁和纽带，甚至可以说是建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黏合剂”和积极推动者。

陆建华现为汪曾祺研究会会长，他坦言：“无需讳言，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对汪曾祺的为人和作品几达偏爱的程度。如今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的王干曾经以调侃的口吻说：‘陆老师听不得别人说汪曾祺不好’；作家储福金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谈及我对汪曾祺‘特别引以为自豪’，这些我都承认。我之所以多年热衷于宣传与研究汪曾祺，不仅因为我与汪老是同乡，也不仅因为他的作品独具一格、别有韵味，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把汪曾祺视为能推动我的家乡高邮的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带头人。在我看来，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业能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地方的经济实力，起到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的是这个地方能否出现、有没有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带头人。这样的带头人绝对不是官方钦定的，更不是靠炒作就能产生的，而汪曾祺正是这样一位高邮自北宋秦少游之后、等待超过千年才出现的带头人。”^①

1981年7月上旬，陆建华给汪曾祺写了第一封信。自此以后两人通信不断，直至汪曾祺去世。后来陆建华把汪曾祺给自己的38封私信整理、注释，编辑出版了《私信中的汪曾祺》，披露了许多汪曾祺与陆建华以及高邮老乡们交往互动的细节。汪曾祺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倾心扶持家乡业余作者写作，如陆建华推荐王干早年的小说请汪老看，汪老认真看了，汪老感觉小说“太散”，退还陆并嘱转交王本人。王干后来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还得益于汪老扶持。汪曾祺两次推荐高邮的作者李同元的小说，被《北京文学》退稿，他写信如实告诉陆建华转告李，尊重编辑审稿。据王干回忆，1988年，

^① 陆建华：《谨防捧杀汪曾祺》，《中国艺术报》2016年7月29日。

在北京文艺报工作的他，应泰州方面邀请，专程请汪曾祺为杂志《里下河文学》题写书名。“当我告诉汪老说，大家一致认为他是里下河文学的一面大旗后，汪老很是高兴，欣然写下‘里下河文学’5个大字。”^①

王干与汪曾祺的交往开始于上面提及的那次文学报告。2016年7月王干主编的《回望汪曾祺》出版，他在首发式上说：“汪先生对我的影响就是终身的。如果父母给我血缘上的基因，汪老给我的就是文学的基因、精神的基因、思想的基因、思维的基因。”^②在《像汪曾祺那样生活》一文中，他又说：“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了的。”^③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其他主要作家像刘仁前、罗望子、刘春龙等与汪曾祺面对面的交往不多，但“神交”已久。罗望子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体会到了其与泰州学派的关联，认为“汪先生关注和叙写的都是底层民众的生活，都是‘家常事’，泰州学派最强调的就是‘百姓日用即道’。从泰州学派到汪味小说，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日常伦理的重视和培育，这一思想动脉在我们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紧要。里下河派文学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汪味小说，但我们可以像汪曾祺那样，学着做个有趣好玩的人，玩出自己的小名堂”。他的小说《蔡先生》“是向汪曾祺先生的致敬之作”^④。在评论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时，王干认为“刘仁前的创作多年以来一直师承汪曾祺”^⑤。而刘春龙也表示，自己“确实比较喜欢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汪曾祺，百看不厌，这可能是地缘上的审美认同吧”。^⑥

① 张虎林、周卫彬：《让里下河文学流派更加繁荣》，《泰州日报》2013年9月30日。

② 张庆萍：《广陵书社出版〈回望汪曾祺〉今首发——王干：汪老文章就是中国故事》，《扬州晚报》2016年7月9日。

③ 王干：《像汪曾祺那样生活》《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7年散文》，春风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0页。

④ 《罗望子访谈：我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变得复杂的人》，《海安日报》2014年12月30日。

⑤ 王干：《盛满水意和诗意的土地——评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文学报》2006年6月29日。

⑥ 刘春龙、姜广平：《我知道，垛田是写不完的……》，《西湖》2015年第12期。

由此来看，汪曾祺已经被里下河作家群当成了一面旗帜。

在里下河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有些作家是在对汪曾祺创作的品鉴过程中，或者是在与汪曾祺共同欣赏同一作家、流派时获得共识和认同的，比如曹文轩、毕飞宇、鲁敏等。汪曾祺、曹文轩和鲁敏的小说创作都受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高足，秉承和赓续了京派文学传统，而曹文轩、毕飞宇和鲁敏则时常谈论或研究沈从文和京派的创作。鲁敏的小说《纸醉》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曹文轩是学院派作家，左手文学创作，右手文学研究。他对契诃夫、屠格涅夫、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作家作品情有独钟，而这些作家也深深影响到了汪曾祺的创作。汪曾祺多次解读沈从文的《边城》，写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边城〉》等文章，曹文轩在《经典作家十五讲》中收入了讲稿《回到“婴儿状态”——读沈从文》。在对同一作家作品的品评中，两人实现了沟通和认同，他们共同关注沈从文小说的“水性”，同样欣赏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表现和对情感的节制处理原则，曹文轩称为“婴儿状态”、“降格”。在评论沈从文小说时，曹文轩也不忘对汪曾祺表示赞赏：“几年前，我曾对沈从文的门徒汪曾祺的小说做过概括：怒不写到怒不可遏，悲不写到悲不欲生，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正在于他晓得了艺术。”^①

文学流派是由个体凝聚成的群体，个体与群体的张力关系一直存在于文学流派的内部，毕飞宇在里下河文学流派中，倾向于离心的一极，但一直也有意无意地趋近流派的核心。他对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赞赏有加，曾说过，“直到今天，我们的白话文也不纯净，正因为如此，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语言就显得格外可贵，我也不想说他们是多么大的作家，但是，你能从他们的语言里读到东方式的干净与明媚”^②。毕飞宇对小说《受戒》的文本细读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品味，体验性很强，与其说是他谈汪曾祺，不如说是夫子自道。他说：

① 曹文轩：《回到“婴儿状态”的艺术——读沈从文小说〈边城〉》，《山东教育》2009年第Z5期。

② 沈杏培：《介人的愿望会伴随我的一生——与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访谈》，《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汪曾祺是文人，深得中国文化的精髓。这样的文人和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他讲究的是腔调和趣味，他有他芦苇一样的多姿性和风流态。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壮怀激烈、大义凛然，他平和、冲淡、日常，在美学的趣味上，这是有传承的，也就是中国美学里头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雅’。

……汪曾祺的‘风俗画’给他带来了盛誉，他写得确实好，有滋味，我们必须向汪先生致敬。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所谓的‘汪味’，说到底就是诗意。这个诗意也是特定的，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意境。

……当汪曾祺描写‘释’，也就是佛家弟子的时候，他是往下拉的，他是按照世俗来写的，七荤八素；可是，当汪曾祺果真去描绘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又往上提了，他让世俗生活充满了仙气，飘飘欲仙的，他的精神与趣味在‘道’。”^①

文学流派的形成不能只依靠作家之间的交往和认同，但相互交往和认同的确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往往还需要有文学阵地和作品的汇集来推进文学流派的建构。里下河地区几个县市几乎都有文学期刊像《珠湖》（高邮）、《楚风》（兴化）、《湖海》（盐城）、《稻河》（泰州）、《宝应文学》等，这是文学交流和增进文学流派凝聚力的平台。2014年10月，江苏省作家协会与泰州市文联联合成立“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创办了《里下河文学》杂志，展示里下河文学创作和研究成果。由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牵头，泰州、扬州、盐城、南通四地联手合作，从2014年开始，《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凤凰出版社）陆续出版，首批推出了一套10本中短篇小说选集，2015年又编选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散文卷），一套共8册，2016年又出版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诗歌卷），共6册。3套丛书的出版是对里下河文学流派创作实绩的一次大检阅。仅从入选的作家作品来

① 毕飞宇：《两个人像红杏一样闹——读汪曾祺〈受戒〉》，《文汇报》2016年7月2日。